

集部

東維子集卷十二

元　楊維楨　撰

記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天地位而水為之脉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病民神禹氏治之功與天地等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侔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稻人漢之水衡水司空之官

所由著而今之都水使者之司所由立也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監泰定年改庸田遷松江以置不常人視為郵舍故棟其署寄署于它所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紀重臣交調御兼行工部事掾屬亦皆視司臬吏遴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有加八年都水使者闕

公來謂今聖天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

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羣治西財賦府故基若干畝於是鳩工庀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敞掖室靜密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為繚垣前為崇閎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杖藜仰瞻嘖嘖稱賛以為不自意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既而羣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守相與舉酒落成幕元僚沙君來請于維禎願有以記維禎考中吳水患自宋李兵部韓殿省郟亶父子經營規畫

亦詳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瀆松江
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未若
我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漂忽
之變也大德間三江湮塞平章闕　氏濬治功成民到
于今稱之邇者洪河暴決折而西北流天子一念動坤
載遣使沈璧而河復故道吁官都水者上以聖天子之
心為心下以闕　氏之功為功三吳之民尚有昏墊而
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

而利不興亦未有逆諸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縣之反是則以方命命者何即理也以水為職者職與理應雖湯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鯀也可不慎哉左公字廷憲居憲府使雲南岩岩有風采奮聲之頃奸膽盡落到官視民飢溺猶已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閫帥大使尚公有用字繼賢是年九月九十於官副使闕　字質卿康公若泰字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官闕

公字國賓是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溫字輔卿照磨李瑕字公錫分事董者椽史錢璹奏差蔡琳李報也繫之辭曰

邈哉法象頫玄與黄坎德流長雷雨在上江河在下吐内陰陽維坎之德惠廸維吉從逆惟殃帝憫下上具區芒芒忽焉震盪周官稻人漢司水衡利脩干農叶𥙷設司存保彼東方臬臣之良為天子使材貞且幹不㒷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畧肥海邦水居其壑土反其宅

昆蟲蟄藏畊食鑿飲男樂其作女修其紅叶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蜡悉通叶職臣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作郎反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禹貢九州方物而茶不在列盖古之茶在藥品而未為食品也至唐茶飲始盛不惟華人嗜之回鶻氏亦驅馬相市言利者不得不與鹽筴同科故始稅於趙贊增於王播榷於王涯茶遂為財賦之原而後之為國者不能

去矣宋置榷務立交引法貼射法又或弛禁以均賦茶戸然有法無人則官與民反病矣我朝立轉運司於江西而江浙置提舉司三官與民無交病之弊則司以法存法以人舉耳常湖之司併平江而為一蓋又御膳之所在體隆事大與他日異故號都司用四品印章增設監長一員幕司陞提控按牘曩昔時暑所痺陋至正七年副提舉嘉禾張公霆發來始拓其地增刱聽事後樓若干楹都提舉東平趙公深又買民地開門道建儀門

二至正九年闕　　公又重脩東樓即
宋清風樓也樓乃其額之舊棟宇翬飛瞻仰改觀司之
署始雄而麗與事闕　　體稱三大役之贊成者提
控按牘呂君天祐也闕　公嘗宴予清風樓上遂以記始
末請夫奉辟玉食臣子事上之敬推恩庶食臣子及下
之仁事上敢不慎厥職及下必承流於上方今聖天子
䘏民如傷神竆煦若未嘗忘於一飲一食之項其肯厲
民以自養乎居是職者有一豪之厲於下則畧大德於

上其得為奉法良吏乎予聞良長貳之為政察於下蒙恊於僚議得肅於胥徒之役凡屬之吏効職而復期江之商山之丁皆願出涂而服勤於其土宿垢劃刮大課流通葢事上之敬盡而及下之仁亦至矣宜并書為來勸闕公字景淵闕憲監之嗣也趙公字伯淵婁歴臺憲張公字彦榮亦由宣緻推擇而至云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杭為宋行在所宋既内附以其地置行中書省行宣政

院財賦都府肅政府轉運儒學軍醫金帛雜造諸司鱗比棊布歲時朝廷遣使者頒詔旨宣錫命金幣斧鉞裘貂上尊與夫名山大川古宮剎祠廟御香寶器不絶於道使至之日省憲而下百司庶府之官無不奔走戒金革儀仗聲妓部曲導前擁後以為郊迎之禮益偪以迎官寺則失諸慢曠以迎一舍一驛之外則過於勞故酌其地於郊關之外以為迎送之次此北門之館所由立也館剏於至元元年承恩之額書於右丞圖嚕公至正

十二年秋七月紅巾冦杭燬館冦退越三月而監郡觀閭氏倡捐巳俸命仁和縣屬吏首起其廢為屋凡若干楹堂室廳軒洎垣墉門守更衣之亭治飪之廚凡坐卧飲食器用之什無不完整且更書其顏為迎恩尊皇華之出也興工於是年十一月某日告成公遣仁和丞某來請記余謂周官之法凶禮無力政力政土功也杭城不幸罹朱鬒氏兵燹之餘而力政是舉非所謂時屈而舉贏者乎抑論之力政有緩急緩不得舉急不得廢迎恩之

館為皇華使者之賓送奉王制而尊天使臣子之敬也朝覲貢賦送往而迎來又臣子之忠也執忠與敬臣道在茲而可以一日廢乎宜不得與時屈舉嬴者律之也其費緡錢若干不書其廢興始末以為記然公之為政知所先後其興獎於城郭殘破之餘者蓋不止是出風教者先聖大成之宮砥礪死節者忠臣血食之廟及倉庫關梁之要害固已陸續而舉予又當附春秋義筆削焉以為民力重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日記

浙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浙西肅政司經歷闕公語予於帥正堂曰凡官寺署所必有顯名非徒志歲月著爵里編其名位於此將有辨名實於彼者可不畏哉吾幕府舊有石登載殆已徧今石承其後請予記以文予讀柳子中丞壁記曰由號觀實使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公之言盖知所敬者已予嘗論朝廷選官莫難於法則之司而尤莫難於賔佐之寮也賔佐者得人其時義也大立節也貞

執法也確議事也詳允一司之法則其有以私而撓者乎故憲幕府得一良經歷一道之政無不理三尺之法無不信職于玆者可不敬哉然則題名之誤也豈爲金石美觀而已哉後之覽者當有知公之敬者敬其事如椰子之所言者也公字文卿河西人起身臺譯史性忠朗峻直有文武才畧以從大夫某公平寇有功升是選云至正癸巳九月丙寅記

海漕府經歴司記

至正八年十二月甲子重建海漕府成初府理所就吴人漕萬户朱張氏之故居也歷六十餘年獘不可支矣今始撤而新焉且據其北而大之經歷司署所在據内而常熟江陰千户所前三年而剏者在府東偏遂轉為經歷司仍治署所于城之東北隅常熟江陰土木功竟府長貳將其幕賓寮各正位卜序相與舉酒落其成而經歷孫公來謁予曰始憂府署役大弗即成今幸官不知損民不知勞訖有成功以及於幕署也中偏表裏同

一華焕願子有以記之予謂春秋一門一關之作必書謹王制重民力也今海漕之署創得為民力有遺焉幕署之瘫陋併得轉其便而為之可不書乎議者有疑漕幕署無風紀所關刑名所寄軍旅賦徭繕脩之屬金出納者一歲兩漕耳簿書期會一利刀筆掌之有餘也何足稽清選之才六品之秩哉曰非也魚龍之國去天千里遠武夫帆檣與文肌被髮之族鄰險易之相伏也利害之相乘也一幾弗詧一微弗防漕政之成敗國家之

治忽係焉句稽情偽之辨不辨期會征役之當不當未論也居幕司而賛畫諾者其可無其人乎此吏部選其幕賔僚不減選於其府長貳也幕之長於經歷次曰知事照磨又夾輔幕元僚者也三人者各職其所當為以相其府長貳之所不逮其得以一日自是優閑之署而不知有大累賢勞者乎且異時公卿牧守之選由玆而起則知居是司者其人皆沛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尚矣併書為記使繼孫公而來者不徒思其署舍之勞而

已也孫公名震字仲遠金陵人起青臺書史歷憲延師
闖至行垣屬掾多獻可替否今輔漕政廉慎勤敏府署
之成賛謀之力尤多知事鄧繪字元素金臺人煦磨衛
權字衡甫洛陽人同寅協恭並有雅譽云

海鹽州重脩學宮記

至正六年夏六月松陽葉候鎜守令重選為海鹽州下
車之三日率僚吏及校官弟子員詣學行釋奠禮顧瞻
學宮循就圮壞戚焉曰司千里之政化者長吏也為政

化之所出者學校也今圮壞廼爾何以長吏政本哉於是與校官吏議其所當葺理者捐俸金為之先發學廪見儲復征其宿逋計得中統鈔若干緡遂鳩工庀材計日竣事佚躬冐袢暑視其役不少憚大成殿素淺偪一遇祭奠則樂無所置更剏樂軒燕居閣肖聖象其上勢壓且不支故役最艱費最大名脩而實則作也東西廡為從祀先賢之舍象設采色剝蝕者復章四齋室宿弟子員凉燠失宜者今且明敞深潔以至庖湢庫庾井匽

無不完飭經始於是年之七月四閱月而訖工明年春
州之士李桂朱克剛等以其事來請于維禎願有以述
歲月併著侯績余聞海斥鹵之邦牢盆民去文肌卉服
之夷不遠不易以禮義化也久矣侯不鄙薄其民不律
以桂後惠文而以禮義之其用心仁矣皇元之興將百
年子孫長治外夷嚮化者大抵學校維持之力耳予悼
近之長民者方以操切為術急功赴利為能視學官為
儒者迂務政化之所自出茫乎弗講故嘗論守令不識

政體壹以操切為術功利為能者雖立學官與秦史燔書籍威學校者同科耳嗚呼若而人者不負學校明制守令重選哉侯不鄙海邦首務立綱陳紀為治法而不敢一日廢庠序之教可謂識治道循吏可以副學校明制守令重選豈非海邦之民之大幸哉抑侯之為政以崇學為先而承上以直臨下以簡化通民和而爭訟日息刑罰日省傳曰教者民之寒暑也不可不時事者民之風雨也不可不節若侯之政又可謂節事而時其教

者也是宜書侯名彥中字大中甞以才敏有風操爲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助成者同僚闕　同知劉塔失徐晟判官牛世安栗興祖教授黄棣也程工給使者州吏沈嗣昌徐士毅學吏徐志仁學直郭子傑也

長興州重修學宫記

余客遊吳興涉長城界見新田辟絃誦聲相聞入其境夜漁不取鮮篁蔤間無嘯聚入郭挈壺氏之職謹孔聖

之廟斥而新焉問為政則州長闕之化閱六年而成矣未幾州庶老介吾學徒劉巽來謁學記曰長興吳夫槩王之城池也昔為縣令陞州學本邑人宋少傅劉公涉所建金人燹餘自縣東從今大平橋東縣令趙汝謚建戟門杏壇藂袿堂張公明增建藏書閣而學之規始具我朝至治閒州長闕重脩禮殿而堂閣門宇廢而不立者有矣至正五年州長闕至朔望必眎學宣布教條凡繫風紀者與淳師老德講行之

州之士以文學備采擇場屋者往往興焉然學之營繕事重民力未果十年夏六月侯始勸諸好義捐俸金為之倡知州韓公惟德因而和之董役者州吏俞文淵儒之趨事者劉坦吳禺趙良珪也殿增而隆闕翼屋二中堂從廡及兩廡四齋靈星大成之門庖湢庾庫等渙然一新堂陰復創亭曰光霽閱三月告成廢興始末當有紀未得名能文者而幸遇吾子焉願有以書之余歎三代之衰庠序之教皆苟道也久矣漢為近古其教

無聞蜀得文翁立學始變鄒魯之俗東都興北州之學者僅稱常山窓恭耳況其下乎烏乎三代而下學校之興廢固基乎循吏之得失也我朝州縣所在有學雖尸教有官作教之効則守令今非人而欲學校之教行亡矣學校之教亡而望風俗之變難矣朝廷以教化責守令今俟以教為治寛假歲年其効始著烏乎吾是以知循吏之効之急於得人也吾以庠序之化又必久於其道而後成也文窓而下不又有繼乎朝家設學之意不

為勿負乎民之望於大夫士者不在是乎是可書已侯字得之世家圵庭平章保闕公之適子也甞遊成均兩膺鄉薦所至風采政事皆有可稱道者云

長州縣重脩學宫記

有元之天下自京師逹郡縣咸建學宫急教以為王化基也今天子文致太平尤以教養人材為大務士往往以行藝興而學官益重以長洲由吳縣析也始以驛舍為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從移驛材搆治所而學幾廢矣

至元再元之三年縣長元童以禮勸郡人陸得原新之閱未二十年而殿堂齋廡僅支風雨藩墉破漫往來成蹊而况殿堦未墁泮池未鑿從祀未有像龕校官未有次舍講室未有丈席弟子員未有几憑師生交病非所以嚴學校之規也至正八年某月某日教諭王季倫始至顧瞻嘆曰此非創始之罪校官因陋之罪也且廉其歲租皆乾沒於奸宄之徒非一日積矣廼白于監縣奄都剌使力陳于郡守蕭公黜其奸之尤者而租入稍還

其舊由是制其出入取廪稍之羸起廢補缺而長洲之學始與他邑校同稱完美而克以財力相其成者則陸氏婿徐君某為首而郡人黄公某次之至正九年某月日起作明年四月某日告成而李倫年勞亦書滿矣扁舟道淞上尋余三泖澤中請書其事予聞孟子論教必先於足食食不足教無所於施長洲地下而水悍歲賦五十萬頑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而暇治禮義哉司教於其縣者㤉乎其難矣而况學之入又從而盜焉學政

不舉固也予曩在姑胥熟知季倫氏有文有學又有治事才夭不廢斯文於長洲而季倫氏以史館脩寫勞來為其縣師予親見其施設有方田之據於浮屠者復之欺於佃者履其畝而政之然後汰其不學無行濫於籍者三十餘人而禮其知名之士以率上下焉宜其養裕而教有成功也奄刺侯崇師重道蓋不下元童氏而蕭公於士實有擇敬而季倫獲其敬且信為獨至一時臣家豪右又樂勸相之於是亦可以知季倫氏之為師儒

者矣邑之士來游來歌者尚率聖人之教以副師儒之望并無忽其前功又將葺于後者無窮也李倫字季倫番陽人故宋職方郎仁允之孫云至正十年五月十六日記

紹興新城記

至正十二年秋九月越人築新城明年春三月告成郡高年余文昌等謁余錢唐次舍以記請且道其事始末曰城本宋南渡蘄王韓世忠之所築闢而廣之周垣凡

四十五里入我朝七八十年馴至圮廢淮夷梗化挻禍于大江之南狼籍州郡如無人之境守封疆者始思城郭之所恃而我紹興距築唐僅百里近錢唐既陷越人皇皇焉挈幼扶老走山浮海以遁不知長林大數賊之烏合烏鈔者尤甚則又犇播來歸戶以數計者萬又五千時則浙東肅政府分鎮于越而僉事闕 公勞徠吾民者寔有以為之倚也既而集父老喻之曰城池大役也豈易勞吾民然勞于始而利厥終錢唐大方面

賊直抵行垣者以城池之廢也始蘇界常湖賊越門而去者以城池之新固也汝民所自聞幸相與懲艾且思經久之圖民始難之公又為條告其貲力先輟俸金率郡縣吏及郡之民饒於財者不足則以田為之賦粮二十石上出若干緡錢築若干丈尺四十石上數倍之三石五石助貲辦各有差無田者傭工而就食民乃悅來如子聽父事量功命日不期月落其成城為趾厚凡四尋為身盡尋有四尺面凡七尺外銅鍵石而又壘辟四

尺為埤堄戍有木譙衛有校聯藺石渠荅之具無不整備城為趾門凡五水門者六四門又各為甕城唯趾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梁石為洞上各置望樓又倚北之義山為伐虎之亭城既新門亦稍更舊名東五瑞水曰朝宗東南稽山今曰會稽水曰東門西常喜今曰常禧水曰澄清西北西郭今曰承恩水曰拱辰北曰昌安今曰泰安水曰永定南水曰植利今曰興利役大事重非名文家無以書吾子郡人也幸有以屬比其事千石不

唯識廢興歲月且俾越之人萬子孫知有金湯不拔之
固與民社相永永也余惟春秋城內與外者凡二十有
九聖人一一書之謹王制重民力也而城虎牢之書責鄭
有而不守覆棄為寇資則知城築興於要害者固亦春
秋之所許也而況於越襟大海肘長江申禹氏之巡邸
句踐氏之伯基有國者之雄藩也其得與荒城野郭夷
而睎之乎吁一方之役小四海之繫大一時之勞斃萬
世之利永也雖然城之掌固者不易城之守固者尤不

易守非直三𢌿三𧰟之戒也忠義為之維道德為之維道德為之塞衆心為之憑守固之上也職於是者尚思有以勵已德結人心摅卧薪之忠憤以無忘昔人執仇之義以雪吾大國之耻其可也不然守政不脩舟人皆敵國也雖有金湯吾為此懼是為記公系出國族通文史嘗為南臺監察折獄辨訟扶樹名理嚴嚴有丰采云

重脩西湖書院記

厲人臣之風化者曰忠曰清其推風化於綱常之地者

又寔繫乎六經之道聖賢以之而立教時王以之而致治嘻斯亦尚矣杭之西湖書院故宋鄂王之第也宋季更國子監入我朝建書院祠三賢三賢者處士林公逋郡守白公居易蘇公軾也岳以精忠死國其大節無異議者處士以潔身獨善合乎道之清蘇白皆志忠鯁有遺愛寔裨於風化而無忝於六經之道以祠之不可廢者至正十有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達公浙西監憲丑公各捐俸金新之比明年大閱募兵益衆聚廬益隘軍

棲於寺觀演於庠序院之新者隨毀平章光禄張公諗其故長院者白之明日令下驅部伍徙營翼院之缺者補之獘者易之弱不支者壯之三賢諸像彰施粉繪六經版籍重加脩補白堊黑黝焕焉睟焉視舊觀為有加於乎庠序風化之所出況是院也孤臣之精忠三賢之清節關於風化者不細故光禄公惕焉神會而於戎馬之隙振斯文於既往起清風於後來使岳林蘇白四君子之澤與六經之道同於不朽其功於名教豈曰淺哉

工既畢山長應子尚承公命徵余文於雲淞之上勒石以紀歲月且使後之人知光祿公之休武而脩文者類此故余不辭爲之書至正二十年四月八日記

華亭胥浦義冢記

瘞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屍曰捐衣以周身棺以周衣槨以周棺土以周槨禮也自佛氏陀林之教行始有畔先王之禮而忍棄其親者人心之陷溺也久矣吁可憫哉淞之民類不以禮瘞其親者人謂無邱陵之地則有付

之水火亦勢使之然也仲尼觀延陵季子葬其子其坎深不至於泉淞之葬也獨無坯土可竊乎此華亭夏君尚忠義冢之所以作也得不食之地于胥涇之東周垣一里所為之封域名義冢使藏無地者歸焉什伍曹其子孫氏各樹識表而有異日展享之托又規地一隅為精舍俾浮屠者主之以掌其籍焉其有貧不克葬者又出貲力以助之於乎君之用心亦仁矣文王更葬朽骨而天下恩之宋世良賀蘭祥葦収瘞暴骸而境旱得雨

夏君之仁其不有感於天人乎吾聞君之先人清潤處士嘗憫人積喪不入土者捐金粟至千斛緡弗計義冢之舉其又不為善繼先志者乎余固樂書其事而況君重有請也於是乎書君郡之義門敦武公孫字士文承直郎鎮江路府判官棄而歸隱益讀書習禮文事又剏立夏黃書院以祔享其外祖橋隱公其好古崇禮類此

睢州李侯祠堂記

侯諱士龍字士龍姓李氏世客汴之亳州祖某縣世將

轉郡守侯生而有膂力身不滿七尺精厲緊悍其膊腕彊硬上可用甲指掐行蝨自幼憙角觝戲長投石扳距絶等倫後誦孫武子書志萬人敵淛帥某聞其人聘致帳前試其弧矢伎走馬遠槊二百步馬上反臂連五發連五中衆大譟以為特奇試犀劍光揞斗領限尺寸位數一擊領斷不差分釐又工老君拐法雙股連環百斤鉅刀上下舞如木刋鋒氣薄人毛髮竪立歛寂金鈴氏恃驍武無敵侯生禽之復縱以利械又禽之以功自千

夫長陞徽州判官同知睦州兼民兵總制在職撫農閭兵民仰之如父倚之如堅城時淛帥升樞閫于睦養士至數十萬梟將凡十有八部獨稱侯為巨擘曲兵過城樞命侯出關迎送西兵毫革無動金倉氏入冠桐埠樞集諸將議侯建上中下策樞不用上用其下衆潰將皆擁主遁侯獨乘奔雷馬挾步卒數十人乘丙夜突戰敵不備被傷甚衆又乘鋭取其敵將首縣馬項底出萬人中萬人皆辟易莫與抗渴奔錦沙泉取所佩藥視從者

云吾報主盡矣勿令敵斫吾頭遂飲藥倚馬而逝時至正丁酉十月四日也年二十有五閱若干日示夢睦老人曰吾死已作神矣尚能扞菑㓕惡以利吾睦人明年春睦人為立祠錦沙墓所請余文為志昔魯御縣賁先死職魯君誄而表之侯死職其職烈未上聞司文事者盍有志故吾為志諸祠且係之誄曰於李侯生力士兮於李侯死厲鬼兮辟吾惡兮離吾祉兮誄吾以文立忠軌兮離去聲

二陸祠堂記

唐人詩稱陸敬輿為華亭人君子論三代以下王佐人物仲舒孔明後即及敬輿是敬輿足以重地靈於是邑矣闕者未之建白余謁淞學合釋奠禮以祀者乃有二儁焉問之庶老則曰陸士衡士龍也二陸自昭侯遜來世為華亭人今縣西二十五里有華亭谷谷之傍有山曰崐陸氏之先塋焉機雲之生時人以玉出崐崗比之因名山山之北又有機雲兩山亦以兄弟得名

邑士曹君繼善於山之陰剏屋若干楹祠二陸像其中名二陸祠堂且曰崑之陰其故宅其懐鄉詩有婉孌崐山陰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雲六嵗能屬文與機齊名中州之人號曰二儁末節仕成都王皆遇害嗚呼文章至東京之秀敝矣建安諸子傑然角立而士衡兄弟乃得以名文葢世中州之人見之如景星慶雲誠可謂一時之儁矣獨惜其急於功名至末途猖蹶豈非文章擅名者得夫間氣之所鍾而去就弗是者皆未知聖

賢之學歟至今士之入吳者咸仰二高之遺風而未嘗不悼華亭夜鶴不勝清唳之悲也堂以祠之蓋邑人不忘其鄉故而祭之以社之義以爲人物之準君子之論缺如也然峴秀傑之氣代未嘗絶華亭秀傑之士亦代未嘗無即余之論以其未得夫間氣之鍾者益自勉以其未得夫聖賢之學者益自儆豈非曹氏建堂之意乎名世者作果符吾言吾於士人夬敬與之祀之嘆殆亦免矣夫

魚浦新橋記

至正十三年秋八月蕭山縣魚浦新橋成浦耆老許士英來謁予錢唐曰浦之西北距淛江東南明越抵台婺商旅提攜樵蘇負荷者胥此乎道焉晨出莫返奔渡孥舟不無蹴蹋覆溺之患縣主簿趙君某領師檄來鎮于兹兵事既飭大恊民望爰集耆老而告曰是浦為民涉之病盍易舟而梁乎浦民咸響應無忤辭橋不三月而底于成長凡五百尺洞十有五洞楹十有六隄其兩旁

棧板欄干亘其長吁昔無而今有刱實功之難也橋出沒于潮汐之險又難也先是紅冦陷杭君方涖政浦之西南依山徼羣惡少乘隙虐民民相挻解散君盡按捕之一境賴以安今橋成又免民於險阻即向者弭盜安民之心復推其効於是橋也願予誌以文且為趙君頌余曰出事於昔人之所難而得於今日之所易非浦之不可以橋於昔也惠而知為政者尠也若趙君之不難於是橋謂惠而知為政者非歟鄭子産春秋惠人也至

捐一車則人皆以為笑彼溱洧之可涉民猶病之况是浦之難奚啻十倍長吏以民者可以不知為政乎西門豹鑿十二渠渠各有橋至漢長吏以橋絶馳道相比不便欲合三渠為一橋鄴父老確弗從以為西門君法式不可更長吏終聽之惠政之及人者至今照耀史冊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趙君之存心得之矣浦民歌誦當不減鄭輿人之頌君之法式當與鄴父老同一確守豈非百世之利也哉浦父老復

以橋名請於是顔其橋為惠政吁君之惠政不惟是也
君名誠字君實世家于鄮公銘曰
江水湯湯界浦之疆淡浦作渡民病于杭趙君為政惠
而有方誰謂浦廣不可以梁惟彼梁也西門之光也德
之長也民之不能忘也

東維子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莊承篯

東維子集卷十三

元　楊維楨　撰

記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聖天子君臨天下甚二十載周知物情以守令去民為最近而不可以弗之重也乃下明詔嚴守令之選以作興治道職是者宜其讙忻鼓舞滌濯奮揚以副上德意

夫何廉耻日衰奸偽日滋不幸一日有變民環視而起不受條令至殺長吏以應寇而莫之能禁朝廷又大發兵而罪有不勝窮者遂至兵連不解彌曠歲月而民愈以病告弱者填委溝壑壯者從而汙染綿亘數千里地田菜為蕪邑里為墟雖有高才明智之士縮手鈐舌無救獘之術跡其所從來皆守令不振職之過也吁民憤之積也久矣存千百於一二而特異於庸衆人職銓曹者無以旌别而司文墨者又無以表彰之嘻何以為世

道勸邪知常熟州豫章王公其在任五載政平訟理民大和悅既而請老以歸則民懷其德為其立石誌云

吏部侍郎貢公平糴記

至正十三年春三月中書吏部侍郎貢公奉詔使江淛民陷賊者曲宥之刑殘之家免以土賦朝廷又慮餽餉不繼賑貸不給發內帑錢三十餘萬定俾公於稔地興民和糴公抵吳興諗民有儲粟者聽自陳糴凡六萬有畸於時直益其十之二先付直後納所直粟且下令曰

朝廷以和為羅官不得齊刑史不得抱案差若等以三吾與若一以和為義官府始笑之曰民疲久矣悍卒扣門呌囂猶不即奉命今若此事其可集耶公曰民為爾給儲多矣吾今誠待之彼亦以誠應吾既而民果聽令相與議曰逞時物輸官而直不給雖給且垂槖而歸今公先與直豪髮不以干有司吾何幸也復與平斗斛使輸粟者自縣司庾不得高下其手縣吏與豪民有假是以漁獵者公徵得之皆置諸法父老以手加額曰公之

為政吾前未之聞也廼相與詣其求書其事于石以為平糴後法余惟管仲有輕重之權李悝有地力之教而平糴之法出焉大要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使民適足而已歷代祖之漢曰均輸曰常平唐始置和糴使宋有博糴便糴之科皆為美制而任之不得其人則亦無異於強取也今公以内帑錢若干不經有司之散斂親與民市告以信令民之聽之若子聽父不三日飛艄輓舶填塞津隘米積於地縣不暇給未越月廪入於永寧泰定

民不知擾而粟已盈數蓋得和糴之本法而足以宣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之效歟不然彫城瘵郭富家豪室轉在草野救死且不贍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此其事為可書也已漢耿壽昌以平糴便益賜特爵關內侯公入覲吾見公之得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已利耳吾聞公有篋中書凡一綱二十目皆切於議大政決大利害而天下資以為治者條陳于上寔吏部獻內職也嘻此其利吾人者可一二計哉又南父老之至望也公

名師泰字泰父宣城人起身冑監嘗為名御史云時江
浙行省檢校李思義以省委事相羅事而郡監伊斯罕
公與有勞焉故併書之

樊公廟食記

至正十有二年秋寇自徽犯江浙政府參知政事樊公
宿衛于省省吏皆次第引去獨公被甲上馬率宿衛兵
不滿伯什急出省攻賊從者心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
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省坊口遇它道將以兵

孤且撒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寇于天水橋巷戰以死公在江浙政府凡二年贊其首相興利去弊不為猜䝉吏中格力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職雖黍實興提衡伯夷稱仁以將軍埜首陽天下傷之不得全尸故云將葬事見韓非子樊公稱仁以將軍埜天水東南人傷之吁又豈知其自決於義而人自畏愛有甚於生死者乎義既決雖碎首塗地無悔焉死不安於自決而出於有激出於無獲已皆非死義而義利之

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凡遭禍亂有首鼠義利以姧法筴者不死司寇幸而死疑佀吁何可以亡辨哉故伯夷死天下謂之義樊公死天下謂之忠興義不可以聲音笑貌掩而得之必決於忠安於素有而天下至尤之物不能易得也自昔死鳴甲雍門狄死徇劍楚死衔鬚漢温序死嚼齒張巡死嘔血陳死郢州黄從龍死潭州李芾類皆若是吁若是始可與言封疆之臣社稷之鎮矣議者謂全節未必成功也吁節無增損功有成敗無增損者内有成敗者

外春秋録死節亦計其内而外有不計焉岐功與節以律天下之忠非春秋義巳公之死其僕曰田丁者亦徇主死人比春秋蒯聵之僕云去公之死兩期月姚園寺僧雪峯杭之人為公立祠於天水院肖公之像歲時祀之樹石于門徵余文以書於是論次其死烈如此公名執政字時申獨杭其自號也世為鄞人其世出仕歷見别傳云

聽雪舟記

陵陽劉尚賢氏遭逢今天子龍興由儤直為浙垣胡公

相府大賓僚白命其退公之室曰聽雪舟介吾徒金信氏致其詞云某於十年前慕先生之風於富春山中願一接見無由今幸軍旅事息鉦鼓之聽移於虛舟風雪矣幸先生屑一言為記余異之曰軒以舟名舟以雪聽此江湖漂泊之境也夜深郭索聲瑟瑟雨氷竅瘵不得熟寐非烟水之窮旅則草溪之寒漁耳尚賢身服韃橐者十餘年值天子偃武尚文將陟清階侍鈞天所以聽九奏之樂矣其於雪也奚暇為窮旅寒漁之聽哉抑有

說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夫雪出玄而尚白似化藏於密而散於六合似道將集而霰先焉似幾陰涸而合晛而消似時匿瑕藏疾似量無論高下夷險一稱物而施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尚賢於其具德反諸巳而有之則聲不在雪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則雪舟之聽窮旅寒漁耳信以是說復命越十日尚賢馳書來謝曰某不敏始識聽雪以聲不愈於聽雪以吾子之聽為至也請錄諸軒為記

大樹軒記

烏江馮侯仲榮氏有先人之宅一區在霸王廟東自其大父某手植三槐今皆合抱為百年舊物侯益封培之扁其軒為大樹侯來華亭治暇過余次舍談及故家喬木曰吾家節侯公軍次大樹軍中號大樹將軍吾固不知其樹為何木木居何地今予家樹出於吾祖手植吾敬之亦呼大樹敢徼先生一言以為誌侯少時以戎行侍主上其說主以除殘理宄以成湯武之業與節侯意

不殊其侍主晨夜草舍上聲止也或至饑疲與節侯之豆粥麥飯亦不殊為人謙退不伐亦似之節侯在關中得軍民譽乃名言者咸陽王之譖賴帝曠度釋其所疑侯亦以律外役積胥招執梟者劾賴主上簡知有素枉隨雪而伸蓋大赤眉之平定安集弘農羣盜胥化為良鄧禹之不能者節侯能之上海之變脇以逮華亭名在死籍人不敢任者侯以百口任之轉死而生者殆萬齒此又節侯之所不能為也取前胄之號以字今日之軒孰云

不可俟今去州縣勞陟中書幕府位益高施益大譽益彰又烏知不拔於不次使秉鈞軸以賛聖主太平之治大樹之澤其必有振爾祖而大樹之號其不有光於節侯乎侯謝曰某也願力先生之言以赴先生之所期也書諸軒為記

知止堂記

世之高士嘗比宦坑為魚之逆鬚笱也笱一入雖有具龍之體欲翔鱗廻鬣以掉尾江湖之間烏乎難矣故論

胥而沒者滔滔是也恬而避者自陶鴟夷張赤松疏大夫陶處士而下曾幾人哉老子之經有警人者曰知止不殆其言也可與悟者道而難與淪胥者告也雲間老人夏謙齋氏為县監漕官年未致仕也即勇退歸里名其燕處齋之堂曰知止是有味乎老氏之言哉老人去世已五十年兵燹來堂燬去其四葉孫顒貞猶能力護趙文敏所言之顔登於北山新堂不忘先也貞力學有仕才丁時艱而不仕知進退出處者也使其仕也宦之

坑人者能坑其六尺之軀哉今年秋貞讌予於堂以落其顏之新登者且請記於是乎書

知止堂記

愚者不知止沓者不知止達者知之知而不止與不達等陶朱氾五湖留侯從赤松知止也使不知止則革屍夷族爲伍韓二子而已耳此謝公伯禮名堂之義非愚沓者之所能識也謝爲淞望族至伯禮始以仕籍顯官郷郡至奉訓大夫年未五十卽掛冠歸隱謂其子若孫

曰若知夫馬與舟乎舟之運也滿風送舭捷若流矢千里可一息逮也貪捷不止則瞿塘灩澦在檣櫓犇突之間馬之馳也星流電掣快意所乘可朝燕而暮越也貪逸不休則太行井陘在銜勒之下吾年未及致事而志已勧矣祖父之某邱某水足以耕釣師友賔客足以觴豆讌樂而一二家老足以主辦王賦苟不知止漂蹶之患將在我矣遂以知止命退處之室東藩大臣屢挽而不起至以疾謝免參政周公琦既為書其室而復求予

記予為之喟然曰伯禮之賢於人也遠矣今之仕者惟患進不銳升不高孰肯先幾於赤松五湖之侶稱達人於時乎於乎上蔡之犬華亭之鶴貽悔其身及其子孫者幾何人視謝氏之堂其亦少警乎書其說為記

守約齋記

淞汪氏自其曾大父敦武公由棗陽從淮安王南度至其考君澤三世皆以武符襲將門世澤至文裕始以文學換門廕教諭當塗毗陵兩邑升蘭溪州正所在有教

續自名其書齋曰守約夫世俗之約與聖門之約異服
破褐衣飯脫粟飯儉薄其身而一毫不以利於人非守
約也陽讓陰競研極利害守鼠兩端雖大義弗勇於應
非守約也簡倫理削禮法土木形骸率性而徑發者又
非守約也孟子嘗曰守約矣孟施舍之約不如曾子之
約者以舍徒力於氣而曾子循諸理而持其要者也守
約若曾子可矣孟子之心學蓋出於此其功用極於浩
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吁守至約而功至大此聖門能

事也雖然曾子之約必自博始不博以文不約以禮又烏知曾子之守者哉文裕心學進於是始知施之守者不足多其於三桊將祖不大有光乎文裕以吾言勉之而已

一笑軒記

廬陵張昱氏居南垣都司而命其寓軒為一笑求余言為志聖門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余烏知張子之樂何樂而必為張子推笑為何笑乎張子無樂而笑則其

笑為偽矣誰敢當張子之笑乎莊子以開口笑一月中不過四五日此槩常情而言魏宗室萇一生不笑宋包拯笑幾比河清一笑之難有如此者晉陸雲有笑疾梁王筠見人必笑一笑之易有如此者張子一笑不以樂必居一於此乎不然張子一笑吾不得而推也雖然陳希夷一笑而天下自此定李義父一笑而天下自此儆笑哉笑哉可畏也哉吾將質諸張子毋輕一笑

三友堂記

河間公子李志學氏蚤年讀書九華之山嘗結草堂於山之陽今仕虎林開元戎府客堂一所為蔵修之地一日將客渡錢湖入茅步登鷲嶺憇客晩亭見有三人者草衣木形類木客各以辭相提唱一客曰五鬣老仙赤松裔青牛歸來已千歲仙客元是風雨師不識人間漢秦帝一客曰渭水龍孫孤竹種海波影拂珊瑚動一竿持寄蟠上公釣得雙璜六鼇重一客曰玉龍聲嘶五更了綠衣倒掛扶桑曉梅仙相見大樹間梨花夢落春雲

小三人者見公子各以辭就評公子異之曰赤松氏者蓋傲兀世變而不知有秦封者也孤竹氏者將仕矣治則蒼姬氏之治也梅仙者又夢覺人間世而將脫屣於鸞烟鬟雨之國也赤松似吾初節孤竹似吾志梅仙又似吾末境也三客者行若異其歸一也吾將尚而有之延致於客堂遂命其堂曰三友而顔之其客鉄心道人志之道人者將進三盃於公子期公子為歳寒交也因録三友辭而為之誌

雪坡記

淮陽謝公既得余雪坡文曰先生為余立言殆吾座右箴矣然余視今之取富貴者真幻耳奚以異於雪之不可控摶者耶先生言蘇雪之悞於幻亦有味哉請我終其説余曰投雪於爐以閉堅者幻也至人者一體諸盈虚消息於雪也目擊道存而訖亦允所客必於其間吁雪之資於道者如是幻云幻云何哉何哉余聞今淮海之傑五人焉公存中公自幼喜讀書一遍即了大義年

踰三十不屑為章句儒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杭為南大都會加以師旅因以饑饉雖有大才智不能善其後公守將於斯談笑而理之三軍無驕容百姓無菜色葢必有度越今之大才智者人不得而識也吁覩其寓雪於坡者則得已世之豪傑身罹喪亂私其托於礪京於金塢於狡兎穴自謂保固厥身至若子孫無止不知人境一易如大幻物適偕之以速斃吁可哀也哉惟高識之士得於盈虛消息之外於不可控搏者是托若雪

坡者是也已其友俞字齋録吾文去曰知道於雪坡如先生者是爲真知蘇雪堂之幻入於道矣雪坡能味幻其何遠於蘇也哉

凝香閣記

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張公分治江淛之三年築城堡脩倉庾廣庭臺闢田疇休兵息民於是詳延海内方聞之士談仁義講禮樂汲東南遺書於賓賢之館而名燕處之室曰凝香徵記於客鄉會稽楊維禎維禎喜公之厭

兵樂治也遂為之言曰善乎帝應物之詩曰兵衛森畫戟燕處凝清香吾取其詩有文武道森戟之兵不忘武也凝香之燕不厭文也文武脩而天下之事無不理矣令士有深山長谷而出者咸曰吾聞光禄公善尊賢也善養士也善求善内諫也無不忻忻然相告曰南垣有賢相臣如此民其瘳矣乎光禄公下士如周公取友如仲山甫士友之在其席者有帷幄之籌也有樽俎折衝之道也廣廈細旃之廟謨也非是無以入其室者於是

橫經論道之頃投壺雅歌之餘清香之凝於一閣者不翅如道山風日穆然其舒且和也君子觀凝香之凝如大易之論禺可以凝乎命也凝之旨也遠矣哉光禄公上以佐天子之太平下以安黎民之永定吾於凝香乎占之然則是香也五木百藴不論其侈矣瑞麟辟邪不論其貴矣鰲山數十仭爇沈沃甲聞數十里者適足以招弔民之鬨也吁豈知吾凝之有其道哉豈知吾凝之有其道哉書諸室為記

壽齋記

論得壽之道者有三李少君謂丹砂可化為黄金金成以為飲食之噐則益壽此方技家之論壽也廣成子曰必静必清毋勞女形毋揺女精乃可以長生此道家氏之論壽也孔子曰仁者壽子思子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吾儒氏之論壽也方技以術道家以智儒家以德為上也淮陰湯公仁字壽之承旨趙公嘗為書之於燕處之堂今年登八袠矣為其子者中書省宣使某與

諸孫持酒以慶公之高年宣使其又命座客劉仲威氏不遠數百里求公壽說於予將以光其身而且埀慶於後人也予謂齒踰七十子孫目擊乎四世湯氏之福於壽也不誣矣顧未知其得壽之道出於方技乎道氏乎儒氏乎仲威曰湯公素以詩禮教子孫不遠千里延明師若劉正安之徒且將捐田若干畝立義塾以淑及里中兒矣湯公豈方技氏道家氏之習乎夫德莫大於文王文王謂武王曰我壽百吾與爾三焉是壽不出於天

而果出於德也信矣公之德充則公之壽可以及其身而延子孫矣湯氏之祖君孫尚以予言勉之

衍澤堂記

太史公自叙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上嘻世德子孫固不嫌於自銘也明泰州孔希道氏自著宣聖五十六孫泰州之派實繇宋朝散公端朝出守泰得賜田建家廟於州之東北地因名孔家侄朝散七葉孫瑛仕中山府教授希道瑛子

也遭罹兵難挾家廟碑渡江與温衢之派參會不誣盖以世德自重如此所次之舍又以衍澤二貊文顔之來淞首謁予草玄閣求言以為志予謂聖人歿千五百年自衍聖公襲封而下文子秀孫得試胄子監以表嫡氏者尠矣况散而四方墜在編戸稍知自振游庠序以為食或者又以譜裔不自遭顯者不免君希道氏為先聖仕裔欽欽乎恒懼世德之不嗣入吳執經於名師傅且將試有司與胄監之士角庻聖澤千五百年之衍於我

者未艾也嘻聖人德厚其流光其澤隆萬世而不斬嗣其世者又克光其載德其載德其澤不益衍矣此係希道之自期而吾儕以期希道者吾聞君子談世澤者不在纍名疊爵而在行應禮義希道行脩而名至其衍澤也何以尚兹

正心齋記

淞江萬戸侯石伯玉氏自顔其燕居之東室曰正心伯玉嘗謙予其所在客列者皆士之卿大夫之賢或雅頌

投壺或鼓琴賦詩不知伯玉之為武夫長也明日且請余文曰記正心余曰士抱豪傑才而知聖賢之學亦寡矣而況才已顯官已成恐恐焉懼心之不正思求聖門切已之學者乎予觀代之萬户侯往往以少年子弟襲先爵伎以習武為名憒不喻於學剛愎自用侈盛自驕又幸而生於太平之世武無所於用惟務臂鷹走馬挾弓矢為畋遊已則烹羔擊鮮招無良狎徒酣歌舞為事者比比也而豈有英年老志切切乎正心之學又求儒

先生之言著之座右以為警省如石侯者哉故為之言曰人之所以正者身也身之所以正者心也心之所以正者其道何繇敬而已矣請以射喻射者必正已而後發内志正外體直而後不失於其正鵠此非敬何恃哉文士之心正者占筆武士之心正者占射伯玉知射之不可以心不正也則凡臨事而懼有大於射者其可不恃正心之法哉嘻棘門之戲不如細柳之肅飛將軍之縱不如程將軍之拘此敬與不敬心正不正之效也伯

王尚以予言勉之

歸來堂記

予入吳首謁三高祠以其去國者非忘君還鄉者非懷土而放迹江湖者非方外敗教之士也吳人至今高三人之高而未知其繼其高者范張而後為何人也或曰上洋有章吉父氏殆其人已乎吉父少年以奇才為丞相府舍人未知乘傳遽為宣使者遂通籍貫近宦游京師者三十年出貳尹江浙府適以内艱去制闋鎮撫海

道裁數月即皤然歸曰吾髪種種矣太夫人之年且望耄矣城南有桑麻田若干頃足以待禄養士不知體人謂我何人謂我何於是作歸來堂於室西偏遂雅志也余今年東遊過青龍江吉父之宅在江上延致于堂中具聲樂酒事為余釃因得奉觴為太夫人壽明日吉父請文記歸來堂吾嘗慨晉處士之歸來矣不知者以為恥五斗之折腰知之者以為與午氏將踣而不忍二姓之事人也今吉父生於盛時遭逢聖君賢相之明用於

才也而吉父且以才選登要路年未及致仕而即退然以歸則以母故而愛日之誠有不能已者處士之歸其歸以義吉父之歸其歸以孝孝義一道也歸以義非世道之幸歸以孝實風教之榮歸來名堂又豈詭晋處士之迹以自高而求振夫鴟夷子張季鷹之後者耶雖然吉父年未老神爽峻而才識茂進賢者未肯輙遺於吉父也求忠臣於不孝門則已如以孝門則吉父其得卒志於歸來乎請以復吉父命書諸堂為記

東維子集卷十三

東維子集卷十四

元　楊維楨　撰

記

内觀齋記

浮屠氏嘗有内觀之倡矣其所謂内觀者役心以觀心有其説者遂謂以聰聽者聵㕛以氣聽則嘿而有雷霆以明視者瞽及以神視則瞑而有嵩華皆畔吾心學者

也儒先生闕之儒先生所謂内觀盖聖人示人以自檢之幾也故其教法施諸弟子者往往發是幾使之返照返照而後有以自悟其所學謂之内觀之教子使漆雕開仕問子貢與回也孰愈以從我於海屬子路皆發之以内觀而使悟其所自得者何如也至於顔子曾子則得於内觀者大矣曾子之言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推之為守約他日竟以魯得聖人之道者此曾子内觀之大者也顔子之言謂瞻前忽後而獨有見其所立卓爾

子貢推之為聞一知十曾子亦指之若無若虛他日意以遇而得夫子之道者此顔子内觀之大者也學子呂恂以内觀名齋而請記於予故予示之以聖人之教要之以顔曾之學而戒之以浮屠氏之説云

中定齋記

道至於中而定耳一越乎中譬之衡也首尾軒輊豈有定則乎道不適乎定則為仁兼愛也為義為我也為直證父也為廉離母也為敬召君也為公賣友也為不疑

焚妻食子也其害道可勝言哉堯以天下傳之舜無佗言中之執而巳舜之治天下也用是中而巳然子莫亦執中也子莫執而無權是中而不知適乎定則者也故聖人立中之教曰君子而時中使人用中之有權度也雖然權度未易精也權度未精中固未可定也精之何如密於惟危惟微而安於無思無為萬物之紛起紛伏於前者不逃吾掌指而與之釋然於兩忘之間此吾權度之至也若是雖乾坤之開闔古今之往來亦不越吾

一定之内耳矧萬物乎姑胥申屠生衡子既字曰權而又名其治業之齋曰中定衡遂始志齋故為志如此

約禮齋記

吳興蔣生毅子既名其讀書之齋曰約禮生遂有請曰願先生賜一言書諸室以警教也志之曰聖人之道其高如天其浩如海泛而求之穹焉莫知其所即蕩焉莫知其所之至於老死而不得者以無繩尺為之約也禮者所以為之繩尺之所也此聖人以道教人而必正以

禮所以約其歸也聖人之道髙且浩者若無紀極至約於禮則有極矣老莊氏善以闊濶之言言大道而聖人之徒無取焉形道太髙而絶禮太甚也聖門弟子稱顔子始焉求聖人之道仰之則彌髙鑚之則彌堅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後已如有所立卓爾者竟以約禮得之學顔子之學以求聖人之道是在生也生勉之

學詩齋記

呉興陳生魯從余於雲間學經業且曰某不敏未敢學

先生之春秋而詩者實與春秋相表裏也願先生學詩而復及於春秋也且名肄業所曰學詩齋請記一言以自勗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之數者豈泥於章句文辭之末者所能得哉孟子論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而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孟子之善學詩也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孔子録夷王懿王之詩迄於陳靈之事而三綱五常有不忍言者矣故詩亡春秋作夫學詩者誠未得於詩又烏能得於春秋

也哉士學詩於千百世下亦有理哉雖然食魚而味者不知有熊掌食熊掌而味者不知有魚夫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故善學詩者不知有春秋善學春秋者不知有詩非謂二學不相通也學經貴乎為學之專也生於詩知食矣食而飽矣而味不知則謂之善學詩不可也孔子固疾夫學詩而無知味之得者矣其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生以予言勉之他日授之政也雖蠻貊之邦行矣奚往而不達哉

鈍齋記

雲城之内有家塾為經鋤而世以詩禮傳家者為倪用宣氏即其居之西偏顏之曰鈍齋者則用宣燕處之室也用宣之太父富陽公予之舉主用宣視予猶叔也遂以鈍齋請志於予且曰某不幸早孤稍長即承門廕役於莞庫之賤者三年志不獲伸而養廢於親學廢於身一旦勇自棄去歸讀舊書以待吾豆觴母氏欲為世之趨走縣簿站站焉效鷹犬之役以圖躁競之進者吾不

能已故名齋曰鈍云余疑用宣出紈綺家春秋鼎茂宦軔之發如舟縱下水鴻迅順風而遼以鈍自止豈其情也哉惟其豐於用而局於地至於寵辱不驚遲速不較此非其學力之素則天資之特也余悼世之士戕弁高足於連嶁列埒之間尋岐闖竇病於隴斷將一以捷于進也不知足一蹟則沒陷穽卒不免為人僇其捷何在哉田睟鈍齋之鈍優游於水之陽山之北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舞裾之僮外有賢師良黨之交際樂其樂而不

知世有崇髙權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其相越豈不霄壤哉用宣之師為張安國氏友為康伯齡氏以其獨到之資加之以師友之學用宣之光其先而載德乎其後者不可量已外物之一利一鈍又烏足以計吾短長也哉

則齋記

吳興趙生名柯字仲則又自號其讀書之室曰則齋生以大父府判公與予同仕于台而其外舅府推吳叔巽

氏又子之舉主也遂以則齋求説於予予惟生之則取義於伐柯之詩中庸嘗取是詩以證道之未嘗遠乎人也夫求柯於木其柯之則在此柯矣人猶惑於彼此睨而視之以為遠也治人之道於已取之未嘗遠也以為遠者何異睨之為惑者哉聖如孔子而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故其治已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而已生能以孔子之自謂未能者不敢不勉則其在是矣傳曰能為人則不為人下君子之欲上乎民者無是則其

可乎故推是則於身也則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矣推是則於民也則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矣故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於乎此則之極功而學之能事也生以是則勉之哉至正十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記

月山記

月有山乎佛氏謂月中之景大地山河謂之月有山可也山有月乎趙知微登天柱峰得月於陰晦之秋謂之

山有月可也夫月者水之精山者石之積也水與石不相入而未嘗不相入也此此彦明氏得月之山以為物之奇會也彦明昔為開化縣得此於金錢溪上孤峰突起如一弁今之顛有白章若月之弦者彦明喜之若獲拱璧曰溪名金錢而溪之神不以錢况我而以此月之山吾烏得不拜神休以為奇也遂名之曰月山且繪為圖出以示予請月山記余咲曰此月山之假耳圖益假余何記吾將與子梯九節杖挾飛仙以遊於廣寒之宮以

俯攬乎海内外之名山又將東上岱峰萬仞之頂看黄
玉輪出九地底此全山之象全月之真恍乎惚乎得諸
泰初之鄉庸衆人之烏覩者也子能從之乎彦明曰吾
不能吾已得之月山之月云至正十年十一月三日記

小瀛洲記

神仙之説八方有鉅海鉅海中有仙洲十瀛洲其一也
漢武帝嘗延東方朔曲室問十洲所在及方物之名謂
瀛洲在東大海中地方四千里上生神芝玉石山高千

丈出泉如酒名玉醴泉飲之令人長生洲上皆仙家其山川風俗似吳中然其所也可聞不可到也故秦王開館選天下學士其中地位高而人物勝天下比之登瀛洲云吳興褚壽之之居有水木花石之勝名其堂曰小瀛洲壽之宴於堂上以記請非徒以山川風俗似瀛洲也以其前之人有居瀛洲十八士之列也壽之之先出瀛洲學士亮亮子遂良居杭其後有從湖之南潯朱塢庄者遂為湖州人壽之蓋瀛洲學士若干世之孫也壽

之伯仲凡四人子姪凡十餘人自五世祖淮安縣丞繇科第起身代以詩禮傳家壽之先府君棄仕侍親壽之伯仲皆有仕才而不仕其學而仕而都清高之地以繼登瀛之榮號者不在諸子乎余又喜諸子皆聰爽善學問諸父益輕金重名師之聘師有不憚千里而至者吾知褚氏子孫光繼祖亮者的的有人今日居小瀛不為異日登大瀛之階乎問其所者又何必指神芝醴泉白玉之山乎而況山川風俗之美類呉中者不在他此也

書諸堂為志至正十年冬十一月序

愛日軒記

予讀揚子書至孝子愛日未嘗不掩卷為嘆嗟夫孝天誠之出也惟其自知日不足者吾知孝子之天之誠也至矣吁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子愛日有不能自已非有使而然也故曰孝天誠之出也愛日誠之至也錢唐市中有金孝子鑑者築室于舍之南以養其親顏之曰愛日取揚子語也噫金孝子之養親

殆出於天之誠之至也朝於斯而省焉夕於斯而定焉出於斯而告反於斯而面焉至於問所欲推所與承所欲以行無不一於是孳孳養親惟見其日不足也謂金孝子天誠之至非歟吁愛日之書盖孝子天誠之托也昔者仲由賤食藜藿躬負米百里於親在之時其後累裀坐列鼎食而悼其親之弗及也嘻是有愛日之誠而不能俟乎貴富以為養者也狄仁傑親在河陽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以為吾親舍其下而瞻望弗及嘻是有愛

日之誠而有不能恒在膝下以為養者也金孝子者家有奉親之資又不肯輕仕以一日去其親蓋不俟乎後時之貴富不在遠方之咨嗟而悼恨者也噫金孝子之養親豈非人子之大幸而能乎季路仁傑之所不能使愛日之誠始終無怠如大舜之慕其親者吾為紀茲軒於後子孫耳後子孫皆以爾孝子之心為心是孝子一行純推為一家之政又使天下人聞其風而興起焉孝子之感於人而動以天者不可勝用金孝子之行為世

教之係者又豈小補哉魏生本信持其卷來於是乎書

為金孝子愛日軒記

修齊堂記

吾州諸暨有東西施家西家之秀鍾於苧羅美人而東家無聞焉至宋始為施宗聖者學行尊於里閈人稱為東丘先生東丘之後有鍔者紹興中進中興雅頌子姓繇東而西多隱處吳門吾入吳得諸閭闕之外為仁傑氏其先盖自越來者殆吾邑東丘之後巳乎吾初未識

仁傑氏吳中學子張守中年十四稱奇童能夜誦經史書數千百言日課大經義騷賦表章若干首貴官女及里中多田翁爭壻張氏子而獨為仁傑氏所先可以識其人矣仁傑嘗招致余於所居堂顧其題顏曰修齊吳興趙魏公之所書也因擎觴拜以請記余視闤闠之居皆貨財之亭而其人皆五方商賈之伍也日出而營日入而未息所與言者皆錐刀之末乾沒之計也與之語身修則曰衣被文繡耳與之語家齊則曰峻宇雕墻

耳烏知吾聖賢大學之道哉而仁傑乃獨拔乎流俗以大學之學自律仁傑蓋古之椎魯長者也素孝友於家孟子推大學之教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知一身修一家斯齊矣一家齊一鄉斯善矣遠而推之千里之治廣而充之四海之均不過一修齊而已耳大學之言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感應之機其捷固如此修齊之化行又豈獨善一身齊一家而已哉吾聞吳俗多好內而外尚勇有逞匹夫之鬭而殘厥軀

惑於兒婦之舌而亂厥家者聞施氏之風豈不有愧哉施氏之化行則吾之記斯堂庶不為空言也矣至正十年十二月十日記

南樓記

信都吳公僑居吳興築樓岸霅水北挑苕弁金盖玉几諸山拱在離嚮因命樓曰南且以自號置書萬卷樓上一時名士考經斷史及東南民事必客是樓余亦在客數而徵記於余余謂南樓在武昌於晉庾亮氏代之貴

家富室高甍峻宇佪陽而樓度玉帛栖歌舞以都山川風物之勝者以萬萬數而亮後無名焉越數百年而吳公之名于吳興者繼之豈非樓倚於地之靈而地又倚於人之傑也耶雖然亮非人傑也亮本莊老氏學善清談之士也識闇才短徒以周公親受重顧四海惻心奸臣肆志非賴二三方岳則未度之國幾至大弊末路之窮至欲竄山遁海不獲已為蕪湖之出武昌之駐其在武昌也未聞有所經畧顧欲任猜忌黜大臣諸左吏皆

東閣之物又未聞雄特其中月色横陳秋思不淺南樓之登徒與浩輩談詠光景曾無裨於中州多故越雷池一步也其才不足與有為如此今公以方之學相家之英既出而為天子耳目剗除奸惡登進忠良遭呉喪乱又出而身任城社之重而樓與門容寮友之所講白者皆經國之道宏濟時艱之策也今日之呉興豈與昔日武昌同一秋月哉吁秋月無古今而人物有古今庸詎知夫今人之不優於古也耶登兹樓者攬山川人物之

勝又安知無善賦大夫飲酒山川之神以述大業頌隆功以鄙浩輩之所談詠光景者哉書諸樓為記公名鈞字元播平章冀國公之季子御史中丞南宼公之仲氏云至正十三年夏五月記

生春堂記

嘉禾謝玉淵氏名其燕處之堂曰生春取靈運西堂詩句也京兆杜伯原父既為作小篆書之而又徵記於予予嘗過其家必醼予堂之上講春秋經學嘗扣玉淵曰

聖人以春一言加王正之上者非史氏文也春秋第一義也傳經者盧周正非春則曰夏時冠周月吁寅正始春人所知也又豈知子正為春之生之始乎論三統者以十一月乾之初九陽伏於地故黃鍾為天統春之所由以生而為萬物開闢之端也使聖人假寅正於子月是天時懸隔於王正者常兩月也何以示信於人乎生春之義莫深於春秋又豈汝家容兒吟弄草木者所能知乎玉淵避席曰謹受教子曰未也吾聞幽有谷也壞

美而苦寒五穀不生百草不殖工律者一吹而春氣應草木生人之相天時有如此者今深山窮谷豈無固陰沍寒歷春氣而不毛雖太陽仰煦而有不能及者使律氣均應不毛者皆生生而不已君豈無術乎即生春者推之物有被其賜者矣毋徒資之夢寐之間為吟哦之具而止也玉淵崇酒携觴鞠䠯而謝曰某不敏不惟受生春教且受春秋教也至正十三年秋七月十八日記

尚志齋記

余讀陳勝傳未嘗不嘆士非志不立勝以燕雀待傭儕自待其志為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訖不訝吁勝人奴耳矧不為勝者乎聖門弟子如顔淵曾點季路公西華聖人必以志發之諸子之志無大於顔子顔子願得明王輔相之故其善適天下而無所伐勞過天下而無所施若顔子者所謂大人君子之志非歟孟子曰士尚志尚如尚服尚車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辭然尚一也而志有不同不可以辨不也崑山呂子正氏名其燕處之齋

曰尚志盖其友張希顏來謁記予謂予尚易也第未知子志安在子正曰中也學於聖門者徒切有志焉在季路氏之聞也顔何敢哉子謂之喟然曰予之志不鄙矣推是以往不為顔子也吾不信也顔子未達陋巷之人耳使達也則春秋之伊尹也學顔子學志伊尹志吾不以望子正其誰望子正年方踰冠而好學不倦事承父以行其志未著也而所尚已如此異時秉志以奮吾知其無能禦者矣書齋為記至正八年夏六月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者桐廬姚傑氏之所創也山去桐江北三十里北負鍾阜與周顒氏隠地伊邇其間香爐峭壁紫烟瀑布如白虬蜒掉尾雲際西見天日南見烏龍冠停蓋佇江水帶其下如玉虹在地繚山而去此藍田形勝之會也宜有仙人逸士之所都而傑以三一精舍據其會剏於至正甲午落成於明年予過桐江欲抵其所而未遑傑乃圖山水狀及其營造歳月介予徒章木

求言以為記予詰三一則曰三者孔老釋也一者道之歸也其位置中聖人尊以文昌之殿釋左之老右之予疑三一者既推尊孔氏而孔氏之左右不無徒焉何取老釋耶則又曰道之大者莫如吾聖人其岐而去者為老為釋吾將約其岐而歸之大而正者此傑意也近代縉紳大家廟制不講旁營三教之堂且以孔老翼瞿曇之尊其侮聖教大矣傑也廼於吾道陵夷之際挈而尊之彼二氏者若在弟子之列化異端歸皇極使皆知有

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教民之秀而出者不没溺於虛無寂滅之歸豈非傑之用心宏而推化者廣也故予樂為之書使詒諸里以垂諸後人不終為異端如周顒氏之惑也世教之補渠曰小哉公名傑字君用裔出唐之少監今年八十耳目精明結廬於雙栢間以文酒自娱其天年學者尊為栢庭老人其養徒之田世入主奉者凡若干畝砧籍見碑陰云

松月軒記

吳興東去若干里其聚為南潯褚氏樂閒君之世家在焉至正甲午先廬遭兵燬其子賀字彥之重剏别業朱塢溪上蒼松夾徑數百植林下石床雲磴𣊬以重軒時焚香讀易其下月夕則鼓琴或歌騷或與客嘯傲賦詩仰聽虛籟俯席凉影儼若物外境也遂即松月扁其軒不遠二百里走雲間請記於予予交其父兄幾二十年彥拜予為父行予視之異姓姪義不可以老懶辭夫蟠根錯節貌風霜心鐵石閱歲寒而不與衆草樹同腐者

松之操也乾坤一氣之清鍾為太陰麗虖天而與日代明以成七政之功者月之德也彥取託於松月松月不在松月而在吾一氣之剛方寸之明矣爾祖瀛洲學士遂良任顧命之重當逆犯萌亂之時不以萬死懼抗顏而極諫厥忠盛矣彥為其雲耳音仍甲午諸兄罹不測之禍彥捐軀歷險誓不與共天必復其讎而後已遂良稱忠彥氏稱孝嘻人之行莫大於忠與孝也使彥立人之朝當大任必能操大節又何忝爾祖哉吾所望於彥者

在此其託物於剛與明者於松月見之豈果騷人墨客玩弄草木者比哉彦作而謝曰某雖不敏敢畔先生之教請書諸軒以為記龍集已酉秋七月初吉書

竹月軒記

詩人以月配竹者自六朝無聞焉李謫仙有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月寄於夢而不在竹也六一翁有顏侵風霜色病過桃李月月寄於桃李而不在竹也老杜竹送清溪月月又兼以溪言也惟老坡明月浸疎竹始專

於竹然坡得此景於方外之虚寂堂耳而未見於士大夫之家見於士大夫之家吾今得於雲間義門夏公子益中之軒予嘗夜宿其軒少焉月出竹頂益中坐容其下仰見玉立數十挺喬秀踈朗若空谷佳人將儔挈侶訪主於虚庭蹁躚盤礴不忍去而不知清夜之徂也已而主客相與酌酒盡醉脱巾掛踈枝或鼓琴或吹匏擊石與玉立君鏘璆相舂應籟絲於天而景散在地鈞韶鳴而龍鸞舞也是時主容頽然就臥忽不自知其身世

在白玉闕中軟紅塵裡也席上客遂各賦詩明日連書諸軒主者因以竹月名軒而推余為竹月志葢中青年而才氣甚老尊師樂友化勢利之俗為禮義之鄉無忝奕葉義門之後故樂為之書

東維子集卷十四